

活着，为祖国服务；
死了，做祖国的忠魂。



祖国之恋

——张锲戏剧、电影及评论文章选

ZUGUOZHILIAN 张 锲/著

祖国之恋

——张锲戏剧、电影及评论文章选

张 锲 /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祖国之恋:张锲戏剧、电影及评论文章选/张锲著.—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08

ISBN 978-7-80040-923-3

I.祖… II.张… III.①话剧—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电影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③戏剧—艺术评论—中国—文集
IV.I230 J805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0282 号

书 名:祖国之恋——张锲戏剧、电影及评论文章选

作 者:张 锲

责任编辑:李丹阳

装帧设计:熊 建

责任校对:侯 芳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(010)66531659

E-mail: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A5

字 数:330 千字

印 张:11.125

版 次:200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040-923-3

定 价:32.00 元(平装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ZHANG QIE
XIAO ZHUAN

张镔

小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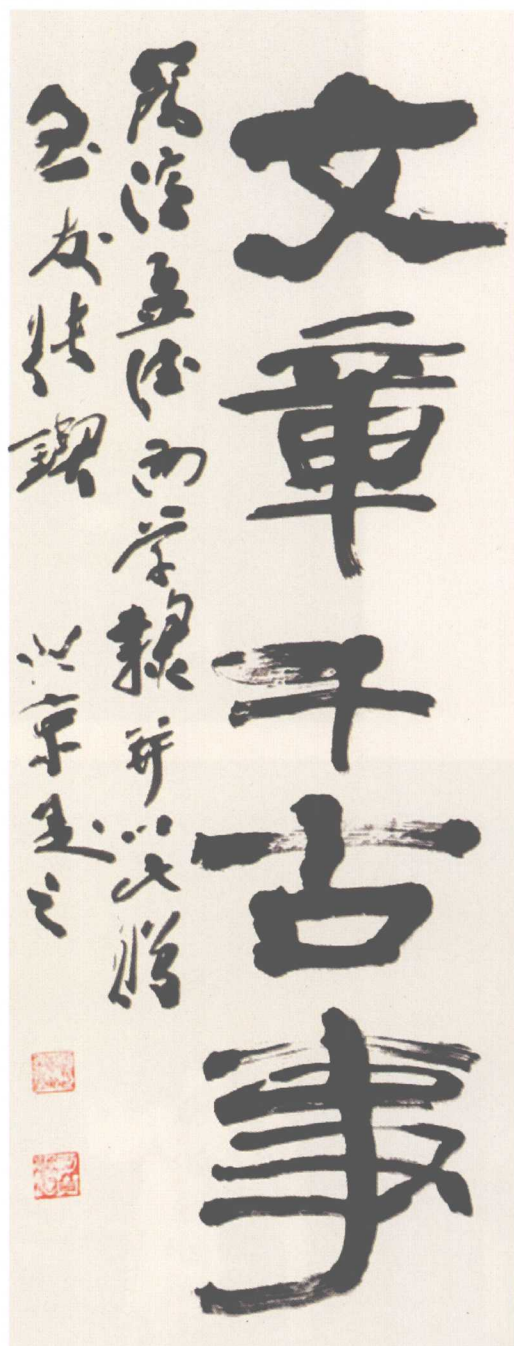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在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参加革命的。父母都是农村小学教师，家住在安徽寿县一个偏僻的乡村里。参加革命那年，我还不到十五周岁，上学只上到初中二年级。起初，在地方部队独立团的文工队里，当一名文工队员；后来到凤阳的华东大学皖北分校学习，以后分到华东支前司令部所属的蚌埠直属粮站工作。担任过粮站调运员、保管组长、工会干事，中共蚌埠市委的工作人员，蚌埠报的副刊组长等职务。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，从事文学创作。一九五七年“反右”斗争中，被错误地划成“右派”分子，发配到蚌埠远郊农村和新马桥干校农场劳动改造。一九七九年“右派”平反后，调省、市文联和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。曾任蚌埠市文联主席、安徽省文联副主席、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常务书记、专职副主席、全国文联副

主席，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等职，系全国政协第八、九届委员会委员。我写过诗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小说；还写过话剧、戏曲和电影文学剧本，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先天不足、后天失调的作家。所谓先天不足，是指原来读的书太少了；所谓后天失调，是指参加革命之后，一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跌跌爬爬，从“肃反”、“反胡风”、“反右派”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一个运动也没有逃脱，是一个历尽坎坷的老运动员，在那些时间内，我失去了在文化素养方面进行补充的机会。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九年，我陆续度过了二十多年“右派”和“摘帽右派”的不正常生活，拉过粪车，扛过大包，种过菜，当过兽医，从事过各种各样超负荷的笨重的体力劳动，每天累死累活，难得有多少读书、写作的时间。到一九七九年之后，我很快就进入文艺界的领导岗位，白天黑夜，都被各种行政事务纠缠着，眼睛一睁，忙到熄灯，想学点、写点东西，都是在大家休息了之后，才挤出点时间匆匆忙忙赶写出来的。写前没有充分酝酿构思，写后又无暇反复推敲，许多作品，都是件不成熟的半成品。写出来的作品，也多半遗失。想要恢复整理，已经遍寻无着，空留遗憾了。到了晚年，在一些老朋友的帮助下，好不容易把那些还能找到的部分作品，重又修修补补，也大多是些未完成的荒坯，经不起行家里手的审阅和品读了。但我的身体尚属顽健，脑子也还清醒，仍然时有新的创作冲动，让我定不下心来。我还有许多待完成的构想，等待我去完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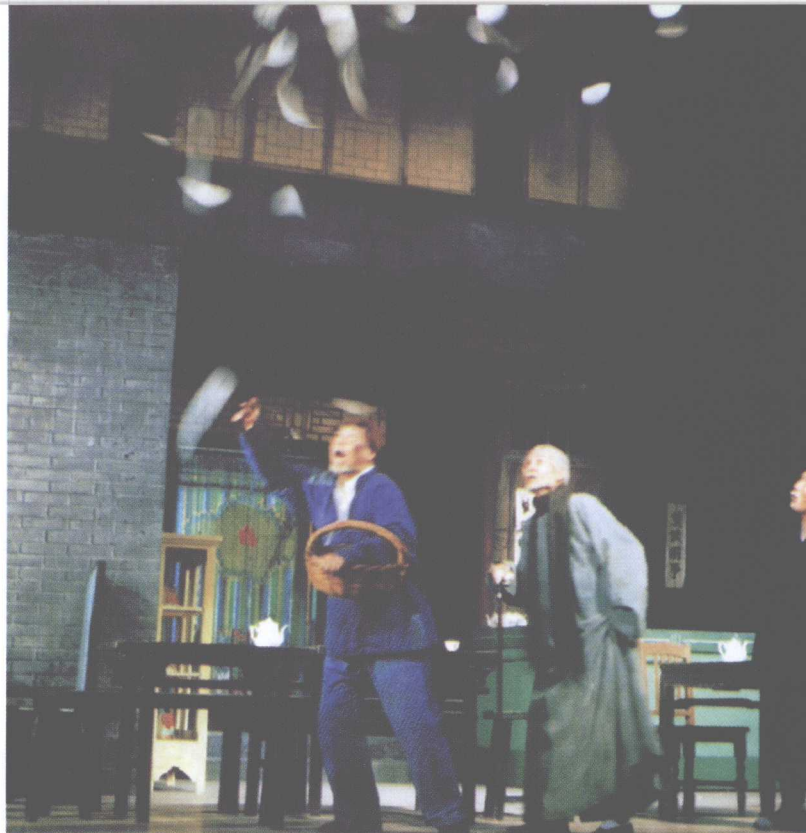
到目前为止，我总计已经写作并出版了各种文体的作品，近四百多万字，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长篇报告文学《热流》，长篇小说《改革者》，长诗《生命进行曲》，电影《最后的选择》，话剧《祖国之恋》、《金水桥畔》，诗歌诗论选《鸿爪集》，散文集《寻梦录》、《新潮集》、《为了头上这片灿烂的星空》、《寻找星球的结合点》、《国土散记》以及《张锬小说选：爱情奏鸣曲及其他》、《张锬报告文学选》、《张锬海外游记》等十余部。有些作品曾经获得过多种文学大奖，并被介绍到国外。

过去的已经过去了。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收集整理这些断稿残篇、片鳞只爪，无非是想留下一些记忆。未来的时日，还有几多？我难以预计。愿苍天假我以年，让我把那些未完成的创作构想，一个个加以完成。也让那些读过或者期待我有新作问世的新老读者朋友，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在人生有限的余年内竭尽全力，完成这些还不算是过分庞大的构想。谓予不信，且拭目以待！

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于北京干杨树小区



于是之同志赠给作者张铤的书法题词，籍以互相勉励



《茶馆》尾声



《王昭君》一幕



话剧《三月雪》场景

电影《最后的选择》宣传广告





张镔（左）在聆听夏衍同志的教诲

话剧《我在天堂等你》一幕



作者的话

ZUOZHEDEHUA

说来惭愧。严格地说,我是从学习戏剧和电影剧本创作,才正式走上文艺岗位的,但是,迄今为止,我还没有写出过几个象样值得认真一读的文学剧本,能够保存下来让人留下记忆的本子,就更是少而又少,少得可怜了。

还在少年时代,我就对诗歌产生了兴趣,先是学着写了些旧体诗,以后又探索着、摸索着写了些新诗。一场“反右派”斗争和随之而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彻底粉碎了我成为一个诗人的梦想。到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期,我已经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,正在劳动改造的“五七”干校等待分配,好找个比较稳定的干活吃饭的地方。一个偶然的会,让我认识了蚌埠市委宣传部管文化和文联工作的副部长余子迅同志,她是一位热爱文学事业的新四军老兵,原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党的宣传工作,听说我喜欢写写划划,还在地方报纸做过几年文艺编辑,就把我从干校调回到文化部门,参加了地方戏的编写工作。也算是报答知遇之恩吧,从此我就开始了戏剧剧目的学习和钻研,因为喜欢过旧体诗词,我学习写作的第一个剧本,就是从改编诗

人陆游的婚事《钗头凤》开始的,那是一个福建地方戏的本子,在剧团里已经上演多年,本来已很成熟,我拿在手里看了又看,就根据我的主观想象,大刀阔斧地砍杀一番,便匆匆忙忙地送给了余子迅同志,使她煞费脑筋,最后不得不退还给我,说是:“不行,不行,实在不行!”并且告诫我说:“在戏剧创作上,你还必须从头学起,认真下一番功夫!”

于是,我便真的捺下性子,从头学起。先是跟蚌埠市几个剧团的老演员学习,和一些老演员合作,改编了京剧《红岩》,接着又改编了豫剧《女飞行员》,后来又参加了文工团的写作组,编写了歌舞剧《抗日烽火》,这些由我改写的剧目,在余部长的支持下,都得到了演出的机会。我的信心和勇气也逐渐地增长了起来。这时,出现了我国外事人员王唯真等在巴西被军政府扣押的事件,新华社发了通稿,对事件描述得很生动详细,看得我满腔热血沸腾。我花了十几个通宵,把这个事件写成一个话剧剧本,名字叫做《九颗红心》,市文工团的演员也全力合作,连天加夜赶排了出来。在大家满腔热情的鼓舞下,彩排后的演出效果很好,可就在上上下下一片喝彩声中,市里忽然接到中央的通知:由于涉外事务的考虑,一切有关王唯真等人的演出和大规模宣传活动,都全部停了下来。我们也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定,由市委安排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一场内部公演,算是最后一场半公开演出。那晚的场面很动人,许多演员在台上都流了眼泪,

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在此之后,市里要参加省里的戏剧会演,我被正式抽调了出来,专门从事戏剧创作,因为有了几次失败的教训,我和几位合作者便先从深入生活开始,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苦努力,创作演出了椰子戏《小厂大路》,在赴省演出后,获得了成功。北京电影制片厂派了专人前往观摩演出,在时任省创作研究室主任、著名电影剧作家鲁彦周同志的极力推荐下,还把我和另外两位剧作者祖光益和黄敬堃同志借调来京,住在北影的招待所内,继续修改剧本。

漫长的剧本修改过程,使我们对生活和戏剧有了些新的认识,也开拓了视野,增长了见识。当时,控制文艺界的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,已陷入全国人民一片反抗的怒潮之中,我在北京和少年时代的好友韩瀚见了面,并且通过他,又结识了画家范曾,以及著名作家白桦和贺龙元帅的长女贺捷生同志,我们一同被卷入反击“四人帮”的浪潮之中,直接通过贺捷生同志的关系,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控告了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在文艺界犯下的罪行,最后不得不逃离北京,避开“四人帮”的魔爪。

“四害”尽除,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第二次解放。1977年,我又回到了北京,总算可以安下心来认真学习戏剧创作了,也继续学习着修改我那多年来还一直没有完成的电影剧本。这时我的工作环境也有了变化,先是从北影转移到中央实验话剧

院,又从话剧院转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,在这几个艺术团体里过了几年动荡不定的流浪生活,也有机会向一些著名艺术家们进一步学习文艺创作,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几部作品,包括《祖国之恋》、《金水桥畔》(人艺正式演出时,改名为《三月雪》)和电影文学剧本《最后的选择》,都是这一时期留下的作品。正当我已经逐渐安定下来,准备向戏剧和电影这种文艺种类进行冲刺的时候,蚌埠和省里的文化部门又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,让我开始进入了省、市文联的领导岗位。从此之后,我便很难再有完整的时间从事戏剧和电影创作了。我不得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,和我已经逐渐熟悉并且已经产生了感情的文艺、戏剧和电影的创作告别。

回头看看这些习作,我不得不为之羞愧和内疚。应该说我是有可能较好地对这些文艺样式做出些贡献的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我曾经有机会同一些戏剧大师和文艺名家接触,他们成了我的良师益友,但我却没能抓紧一切时机向他们认真学习,在他们的帮助下有所长进,有所收益。有很多机遇都被我在工作和创作的矛盾的困惑中,悄悄失去了。如今,当我已经渐渐老去,想要弥补,早已追悔莫及。编辑出版这个集子,无非是想要留下一些记忆,免得时过境迁,再难回忆得起。事实上,这次整理编辑的过程中,想要收集起早已忘却的旧作,都已经遍寻无着。我找了许多老朋友,请他们代为寻觅,他们也都束手无策。

中国的戏剧和电影事业走过了一段光辉的路程,这中间有

无数先驱者,为此做出了奉献。我曾经说过:我钦佩那些剧作家,在所有的文艺品类中,最难掌握的是戏剧和电影创作,在这些方面,有许多不畏险阻、不避艰难、披荆斩棘的前辈,他们的历史功绩,将永远牢记在人们的心中。但也有不少浅尝辄止,以至半途而废,甚至不到半途,就已经止步不前、畏难却步的失败者,我就是这些失败者中的一员。为了不让这些不成熟的习作灰飞烟灭,过早被人们从记忆中淡出,我就把这些一时难以搜索的旧作的片鳞只爪,整理成册,以供后来者作为借鉴和参考的资料,藉以备忘。这就是我在整理这个选集时,想向广大读者说的一些话,也是我作为一个学习戏剧和电影创作的习作者,想向为这本集子付出过劳动的朋友们不得不表达的一点歉意!

张 铨

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于北京

目 录 MULU

作者的话 / 1

第一辑

祖国,一首唱不完的恋歌 / 2

《祖国之恋》前言 / 6

祖国之恋(四幕话剧剧本) / 9

第二辑

火红的年代 燃烧的岁月 / 94

——话剧《祖国之恋》、《金水桥畔》和《三月雪》

排演琐忆

金水桥畔(四幕话剧剧本) / 101

第三辑

一部引人思考的作品 冯牧 / 172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改革者》

改革者的艰难选择 / 177

——从长篇小说《改革者》到电影《最后的选择》

最后的选择(电影文学剧本) / 182

第四辑

葬歌·镜子及其他 苏叔阳 张 铨 / 262

——重看老舍同志的《茶馆》

还它一个笑盈盈的王昭君 / 268

——曹禺同志新作《王昭君》观后

人,是复杂而具体的 / 275

——学戏札记

他带着这点儿欣慰走了 / 282

——悼北影编辑田庄同志

还导演以三军统帅的地位 / 286

一部撼人心魄的爱情史诗 / 290

——向电影观众推荐《芬妮的微笑》

天涯何处寻老牛 / 294

——致王兴东、王浙滨夫妇,谈电影《生死牛玉儒》

一部成年人的童话 / 299

——致赵本夫,谈小说和电影《天下无贼》

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/ 304

——赵本夫给张铤的复信

西藏,一个神圣与苦难交融的地方 / 307

——致袁山山,谈话剧《我在天堂等你》和她的同名长篇小说

第五辑

答《人才》杂志编辑部问 / 316

寻书记趣 鲁景超 / 326

跋 / 341